

約翰·克·利·斯·朵·支

0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羅曼羅蘭
著 雷 傳
譯

〔第三冊〕

平明出版社

林 譯 學 文

夫朵斯利克·翰約

冊 三 第

·[本 譯 重]

JEAN-CHRISTOPHE

- III -

(文學·藝術)

原著者 Romain Rolland

譯者 傅 雷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定價 人民幣二萬三千二百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
(一——八〇〇〇冊)

第三冊目次

卷六・安多納德……………七

卷七・戸内

卷七初版序……………一四

第一部……………一四

第二部……………二四

卷八・女朋友們……………三九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端館
歲保
世采
夫

第三冊

安多納德——戶內——女朋友們

卷之三 四十一 女學文略

三

卷六・安多納德

圖書集成

安多納德

耶南是法國那些幾百年來株守在內地的一角，保持着純血統的舊家之一。雖然社會經過了那麼多的變化，這等舊家在法國還比一般意料的爲多。它們與鄉土有多少少連自己也不知道的，根深蒂固的連繫，直要一樁極大的變故纔能使它們脫離本土。這種依戀的情緒既沒有理智的根據，也很少利害關係；至於爲了史蹟而引起思古之幽情，那也只是少數文人的事。羈縻人心的乃是從上智到下愚都有的一種潛在的，強有力的感覺，覺得自己幾百年來成了這塊土地的一分子，生活着這土地的生活，呼吸着這土地的氣息，聽到它的心跟自己的心在一起跳動，像兩個睡在一張牀上的人，感覺到它不可捉摸的顫抖，體會到它寒暑旦夕，陰晴晝晦的變化，以及萬物的動靜聲息。而且用不着

景色最秀美或生活最舒服的鄉土，纔能抓握人的心；便是最樸實，最寒素的地方，跟你的
心說着體貼親密的話的，也有同樣的魔力。

這便是耶南一家所住的那個位於法國中部的省份。平坦而潮溼的土地，沒有生氣
的古老的小城，在一條渾濁靜止的運河中映出它黯澹的面目；四周是單調的田野，農田，
草原，小溪，森林，隨後又是單調的田野……沒有一點勝景，沒有一座紀念建築，也沒有
一件古蹟。什麼都不能引人入勝，而一切都教你割捨不得。這種迷迷忽忽的氣息有一股
潛在的力：凡是初次領教的都會受不了而要反抗的，但世世代代受着這個影響的人再
也擺脫不掉，他感染太深了；那種靜止的景象，那種沉悶而和諧的空氣，那種單調，對他
自有一股魅力，一種深沉的甜美，在他是不以為意的，加以菲薄的，可是的確喜愛的，忘
不了的。

耶南世代住在這個地方。遠在十六世紀，就有姓耶南的人住在城裏或四鄉：因為照例有個叔祖伯祖之流的人，一生盡瘁於輯錄家譜的工作，把那些無名的，勤勉的，微末不足道的人物的世系整理起來。開頭只是些農夫，佃戶，村子裏的工匠，後來在鄉下當了公證人的書記，慢慢的又當了公證人，終於住到縣城裏來。安東尼·耶南的父親，與古斯丁，做買賣的本領很高明，在城裏辦了個銀行。他非常能幹，像農夫一樣的狡猾，頑強，做人挺規矩，可並不太拘泥，做事很勤，喜歡享受；因為嘻嘻哈哈的好挖苦人，什麼話都直言無諱，也因為他富有資財，所以幾十里周圍的人都敬重他，怕他。他個子又矮又胖，精神抖擻，留着痘疤的大紅臉上嵌着一對炯炯有神的小眼睛，從前出名是個好色的，至今也還有這個嗜好。他喜歡說些粗野的笑話，喜歡好喫好喝。最有意思的是看他喫飯：兒子以外，幾個和他一流的老人陪着他；推事，公證人，本堂神甫等等——（耶南老頭

兒是瞧不起教士的，但若這教士能够大嚼的話，他也樂意跟他一塊兒大嚼，——都是些南方典型的結實的漢子。那時滿屋子都是粗野的戲謔，大家把拳頭望桌上亂敲，一陣陣的狂笑狂叫。快活的空氣引得廚房裏的僕役和街坊上的鄰居都樂開了。

後來，在夏季很熱的一天，老奧古斯丁只穿着件襯衣下地窖去裝酒，得了肺炎。不出二十四小時，他就動身往他世界去了，他不大相信什麼他世界，但像內地反對教會的布爾喬亞一樣，在最後一分鐘內還是辦妥了所有的教會儀式，一則使家裏的婦女不再噁噁，二則他對這些手續也無所謂……三則死後之事究竟也不可不知……

兒子安東尼接了他的買賣。他也是個矮胖子，一張緋紅的喜洋洋的臉，不留鬍子，只留鬚腳，說話急促而含糊，聲音很響，常常有些劇烈而短促的小動作。他沒有父親那種理財的本領，但辦事能力還不壞。銀行因為歷史悠久，正在一天天的發達，他只要按步就班的繼續下去就行了。他在當地頗有善於經商的名氣，雖然他對事業的成功並沒有多大貢獻。他只是很有規律很肯用心罷了。做人很體面，到處受到應有的尊重，他慫慫，爽直，對某些人也許太親狎了些，真情也流露得太多了些，有點兒平民氣息，可是不論城裏鄉下，他人緣都很好。他雖不浪費金錢，卻很濫用感情，動不動會流淚，看到什麼災難

會真誠的難過，使受難的人感動。

像多數內地人一樣，政治在他思想上佔着很大的地位。他是表面上很激烈而骨子裏很溫和的老革命黨，褊狹的自由主義者，愛國主義者，並且學着父親的樣反對教會。他是市參議員，像同僚們一樣以捉弄本區的神甫或本城婦女所崇拜的宣道師爲樂。法國小城裏的反教會的舉動，永遠是夫婦爭執中的一個節目，是丈夫與妻子暗鬭的一種藉口，差不多沒有一個家庭能够避免的。

安東尼·耶南對文學也很有抱負。跟他那一代的內地人一樣，他頗受拉丁文學的薰陶，有些篇章能够背誦如流；而拉·風丹納、鮑阿羅、服爾德等的格言，十八世紀小品詩人的名句，他也記得不少，還寫些摹倣他們的詩。他熟人中有這個癖的不止他一個；而這個癖也增加了他的聲譽。大家傳誦他的滑稽詩，四句詩，步韻詩，折句，譏諷詩，歌謠，有時是很唐突的，可是不乏風趣。口腹之欲的神祕在詩中也沒有被遺忘。

這個壯健，快樂，活潑的矮個子，娶的太太和他性格完全不同。她是當地一個法官的女兒，叫做呂西·特·維廉哀。這家特·維廉哀其實只是特維廉哀，他們的姓像一塊石子從上面往下滾的時候一分爲二，變了特·維廉哀。①他們世代都當法官，是法國老

司法界中的人物，對於法律，責任，社會的禮法，個人的尤其是職業的尊嚴，看得很重，做人不但誠實不欺，而且還有些迂腐。在上一世紀裏，他們受過吹毛求疵的揚山尼派的影響，至今除了對耶穌會派的輕蔑以外，還留下一點悲觀和鬱悶的氣息。他們不從好的方面去看人生，非但不想克服人生的艱難，反而想加些上去，好讓自己更有權利怨天尤人。呂西·特·維廉哀就有一部分這種性格，恰恰和她丈夫粗魯豪放的樂天主教相反。她又瘦又高，比他高出一個頭，身段長得很好，很會穿扮，可是大方而不很自然，使她永遠顯得——彷彿是故意的——比實在的年齡大；她非常賢淑，但對別人很嚴，不容許有任何過失，幾乎也不容許有任何缺陷；大家認為她冷酷，驕傲。她對宗教很虔誠，爲了這個，夫婦間常常爭辯。但他們很相愛；儘管爭辯，彼此都覺得少不了。至於實際的事務，兩人都一樣的不高明；他是因爲不懂人情世故，一看到笑臉，一聽到好話，就會上當；她是因爲對於商業全無經驗，從來不預聞，也不感興趣。

⑨ 法國姓氏之前冠有「特」字，爲貴族之標識。故特·維廉哀（卽姓氏前冠有「特」字，與特維廉哀）特字根本卽姓之一部分）所表示的出身完全不同。

他們有兩個孩子：一個是女兒，叫做安多納德，一個是兒子，叫做奧里維，比安多納德小五歲。

安多納德是個美麗的褐髮姑娘，一張法國式的嫵媚而忠厚的小圓臉，眼睛很精神，天庭飽滿，下巴很細氣，小鼻子長得筆直，——好似一個法國老肖像畫家所說的，是『那種清秀的，很有格局的鼻子，有種微妙的小動作，使她顯得神情生動，表示她說話或聽人說話的時候心中很有點兒細密的思潮』。她從父親那兒承受着快樂的無愁無慮的脾氣。

奧里維是個淡黃頭髮的嬌弱的孩子，身材跟父親一樣矮小，性格卻完全不同。小時候不斷的疾病大大的損害了他的健康，雖然家裏的人因之格外疼他，但虛弱的身體使他很早就成爲一個悵鬱寡歡的孩子，愛幻想，怕死，沒有一點兒應付人生的能力。天生的怕見人，喜歡孤獨，他不願意和別的孩子做伴，覺得和他們在一起非常不舒服；他討